

● 西域研究丛书 ●



QIUCI SHIKU

韩翔 著
朱英荣



龟兹石窟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石窟研究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

新疆大学

龟兹石窟

韩翔 朱英荣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龟 兹 石 窟

朱英荣 韩 翔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830046)

乌鲁木齐八家户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6 插页 16.5 印张 420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5000

ISBN 7-5631-0090-3/K·5 定价:人民币 68.00 元 \$ 1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龟兹石窟研究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

《龟兹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锡淦 韩 翔 冯锡时

《龟兹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 龟 兹 石 窟 》

著者：韩 翔 朱英荣

摄影：张治世 韩 翔

绘图：陶林华 王建林 买买提·木沙

责任编辑：墨 愚 宋鸿忠

封面设计：王国鸿

正文版式设计：李明珠

图片版式设计：王金安

志 谢

TSUR UKAME CORPORATION

(鹤龟 = 自路加美公司) 社长
小岛康誉先生

热情资助本书出版，特此志谢！

目 录

前 言 龟兹石窟研究综述与评介	1
-----------------------	---

第一篇 龟兹石窟概论

第一章 龟兹石窟的诞生	19
第一节 龟兹的地理环境	19
第二节 龟兹的经济发展	24
第三节 龟兹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29
第四节 佛教的传播与石窟的开凿	44
第二章 龟兹各石窟介绍	50
第一节 克孜尔石窟	50
第二节 库木吐拉石窟	57
第三节 森木撒姆石窟	64
第四节 克孜尔哈石窟	70
第五节 玛扎伯哈石窟	74

第六节 托乎拉克埃肯石窟	79
第三章 龟兹石窟建筑、雕塑和文字	85
第一节 龟兹石窟建筑	85
第二节 龟兹石窟雕塑	110
第三节 龟兹石窟文字	111
 第二篇 龟兹石窟壁画	
 第四章 佛教故事画	133
第一节 本生故事画	133
第二节 因缘故事画	153
第三节 佛传故事画	163
第四节 供养故事画	170
 第五章 佛经叙事画	179
第一节 涅槃画	179
第二节 经变画	187
第三节 说法图	192
第四节 伎乐图	197
第五节 天象图	204
 第六章 佛教人物画	213
第一节 佛像	213
第二节 菩萨像	223
第三节 金刚力士与护法天王像 ..	234
第四节 供养人像	237
 第七章 其他类图画	247

第一节	裸体人像	247
第二节	飞天像	257
第三节	山水	262
第四节	动物	265
第五节	法器	272

第三篇 龟兹石窟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第八章	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	277
第一节	龟兹的地理环境条件	277
第二节	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281
第三节	丝绸之路与龟兹石窟	288
第四节	龟兹佛教的鼎盛时期	298

第九章	龟兹石窟的分期	305
第一节	从石窟形制上看分期	307
第二节	从石窟壁画上看分期	313
第三节	对过去分期法的几点 意见	321

第十章	龟兹石窟与各种文化的关系	326
第一节	龟兹石窟与中原文化	326
第二节	龟兹石窟与希腊文化	330
第三节	龟兹石窟与伊朗文化	341
第四节	龟兹石窟与犍陀罗文化	346
第五节	龟兹石窟与印度诸文化	360
	一、龟兹石窟与秣菟罗文化	360
	二、龟兹石窟与笈多文化	362
	三、龟兹石窟与阿玛拉瓦蒂文化	365

第十一章 龟兹石窟文化与龟兹学	371
第一节 龟兹石窟的三个特征	371
第二节 龟兹石窟中的几种特殊窟形分析	380
第三节 龟兹石窟与龟兹学	384
附录	393
龟兹石窟资料	393
中文参考书要目	486
英文参考书要目	489
德文参考书要目	491
后记	492
示意图目次	495
石窟示意图	496
图版目录	511
图版	
英文目录	

前 言

龟兹石窟研究综述与评介

龟兹，又称丘兹、丘慈、鸠兹、归兹、屈兹、屈茨、屈支、拘夷、苦先、苦义、曲先等，梵文称 Kučā，藏文称 Kutsahiyui。

龟兹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但是，公元前的龟兹基本上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对大宛战争的胜利之后，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犂一带屯田。这样，汉朝政府的势力首次进入了龟兹地区。公元前59年，汉朝政府任命郑吉为西域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并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这样，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公元1世纪，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记载：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初破月氏，降服龟兹，遂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龟兹的白氏王朝似乎就是从此开始的。到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班超子班勇征服西域，当时，龟兹王为白英。又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至289年），龟兹王为白山。而前秦苻坚的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称为白纯（其妹即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母亲）。《魏书》又称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龟兹王。更据《隋书》及《北史》的记载，隋大业中（公元605至616年）遣使入隋献贡的龟兹王名曰白苏尼咥。又据《唐书》记载开元七年（公元719年）薨殁之龟兹王为白莫苾，开元九年（公元727年）六月遣使来献狗马的龟兹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中所记的龟兹王曰白环（悟空入竺时间为公元751至790年）。因此，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龟兹白氏王朝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公元8世纪末，即到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安西之后，龟兹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白氏王朝到这时才告结束，先后竟达700年之久。

公元1世纪时，匈奴人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国，国势强盛，其疆域北自花刺子模，南达文迪亚山，西起咸海，东至葱岭，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首都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贵霜王国的东边就是白氏王朝的龟兹。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贵霜王国，为“丝绸之路”必经之

地、西与安息、罗马，东与中国均有繁忙的贸易往来。而它与中国的往来一般是要经过龟兹的。公元2世纪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传曾召开第四次佛典结集，并派遣大批僧人去国外传教，其结果：一是在贵霜王国境内留下了很多佛教遗迹，二是佛教向东传播的速度加快了。据我国古文献的记载，公元3—4世纪时，有一些从这里去中国内地的高僧。也就在这个时候，贵霜王国北部的巴米羊地方修建了一批石窟。公元4—5世纪时，贵霜王国衰落，西边的波斯萨珊王朝兴起，使巴米羊石窟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巴米羊有两个大立佛，一个35米高，在东边，称东大像，开凿于公元3世纪；一个53米高，在西边，称西大像，开凿于公元5世纪，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而巴米羊的佛教艺术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龟兹石窟。

公元3—4世纪时，龟兹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龟兹语已经出现，后人就称之为龟兹文。按婆罗米字母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当时闪米特人把这种字母传给印度商人，成为所有印度字母的祖先。婆罗米字母开始在中亚流行是公元前后的事，可是它在龟兹一直使用到公元10世纪左右。

公元5世纪时，芮芮和哒哒先后威胁着龟兹。《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中有如下的记载：“自索虏破慕容，据有中国，而芮芮虏有其故地，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有如下的记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虽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芮芮后因内部分裂，逐渐衰微，至公元6世纪中叶，被突厥所吞并。而哒哒的命运也与芮芮相似，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的夹攻下

被灭亡，突厥人和萨珊王朝以阿姆河为界，各占其以东和以西的噶哒领土。所以对龟兹来说，茈茈和噶哒的威胁解除以后，突厥人的威胁又来了。《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中有如下的记载：“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7世纪中叶，由于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束。

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离龟兹的库木吐拉石窟较近，加以武后时有3万名汉兵镇守于此，从而使中原文化在龟兹发展起来，今天我们在库木吐拉石窟看到类似敦煌初唐、盛唐时期的大量作品，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势力强大，攻陷了安西都护府，把唐王朝的政治力量逐出了龟兹，于是就出现了吐蕃统治龟兹100多年的政治局面。由于吐蕃也信仰佛教，故而龟兹的佛教得以继续昌盛。但是吐蕃对龟兹的占领标志着白氏王朝的结束。

公元841年，居住在漠北的回鹘汗国发生内乱，黠戛斯兵10万骑攻入回鹘城，推翻了回鹘汗国。于是，回鹘诸部纷纷迁徙，有一部分迁到了安西都护府境内定居下来。公元857年，有一个庞特勤在安西称可汗，并向唐王朝报告了称汗的经过。唐宣宗派王端章册封该庞特勤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禄毗伽怀建可汗。于是，龟兹就进入了回鹘化时期。

回鹘人原来就信仰佛教，所以在回鹘迁来龟兹以后，那里的佛教香火仍然不断。直至公元11世纪时，据《宋会要》的记载：“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身称师子王……（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景德）元年十月，度龟兹国不报进为僧，从其请也……（天禧）五年七月，殿直白万进上言龟兹供延福等皆诈为外使，邀冀恩贾及乞赐经藏、金像等物……乾兴元年五月，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

公元 1124 年,契丹族的耶律大石在起尔漫称帝,史称黑契丹,又称西辽。西辽建都于虎思斡耳朵,疆域包括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区域。龟兹就此被控制在西辽手中。由于契丹人信仰佛教,故而西辽统治下的龟兹佛教依然昌盛。

公元 13 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进入龟兹。这时,伊斯兰的势力也进入到龟兹。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于是两种宗教势力就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是龟兹的宗教文化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 15 世纪时,佛教在龟兹才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

由于龟兹有 1000 多年传播佛教的历史,所以在龟兹地区留下了许多石窟。但是,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不仅使龟兹石窟长期湮没不闻,而且作为一种异端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疆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于是一支支“探险队”从印度或中亚各地纷纷进入新疆,或测量地形,或察访民情,或勘探矿藏,或挖掘文物。龟兹石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人们重新发现了。

1871 年,沙皇俄国趁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占天山南路的机会,出兵强占中国伊犁。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沙俄军官普日热瓦尔斯基于 1876 年自伊犁东向越天山,循裕勒都斯河谷入塔里木盆地,到过龟兹地区。

1893 年到 1909 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作了三次中亚之行,到过龟兹地区,进行过发掘。

从 1900 年开始到 1916 年为止,英国人斯坦因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进行了三次“考察”,发掘各地古代遗址。

1902 年到 1914 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雷库克等人先后四次到库车、吐鲁番等地发掘、搜集到大批文物。

1903 年到 1910 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赴新疆,“考察”的范围包括库车、吐鲁番、罗布淖尔、和田等地。

从 1906 年到 1909 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中亚“探险”,在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许多文物。

1910 年,俄国人奥登堡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中亚探险队,到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发掘,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这样,龟兹石窟又重新为世人所知。

在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中,德国人和日本人走在前边。

19 世纪末,德国柏林民族艺术博物馆发起组织一支“探险队”,到中国新疆考古。第一次于 1902 年开始,队长为格伦威德尔,他在欧洲以研究印度佛教考古著名。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活动。第二次于 1904 年开始,队长为雷库克。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活动。第三次于 1905 年开始,格伦威德尔先来中国,雷库克在 1906 年冬天来中国。1906 年底,格伦威德尔与雷库克合在一起工作,工作地点主要为库车、焉耆、吐鲁番和哈密。格伦威德尔根据其第三次中国之行的成果,于 1912 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古佛寺》(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这里涉及了有关龟兹石窟的内容。1920 年,他又出版了一大册壁画图集,以《古代库车》(Alt-Kutscha)为标题,将在龟兹石窟中发现的壁画进行考古学与宗教学研究。这是一本专门研究龟兹石窟的著作。1924 年,他又把更庞大的著作《阿毗斯陀经中的魔鬼及其与中亚佛教造像的关系》(Die Teufel des Avesta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Ikonographie des Buddhismus Zentral-Asiens)刊行于世,把古代波斯辛德阿毗斯陀经(Zend-Avesta)有关系的摩罗斯(Marasch)狮子碑铭和剑碑铭的形式内容与佛教,尤其是西藏的密教和时轮派密咒(Kala-Cakratantra)有关系的地方推定出来,使我们看到龟兹石窟中所发现的佛像和佛画有些好像很受了伊朗文化的影响。

德国的“探险队”于1913年第四次来中国,由雷库克负责,主要是在库车地区活动,到1914年结束。此后,经过多年的研究,雷库克在从1922年到1926年的5年中间,陆续刊行了5卷本的《中亚晚期的佛教》(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Mittelasiens):第1卷记载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所发现的雕塑、其他宗教艺术品及其对艺术发展过程的解说。他认为那里的艺术本源是出于犍陀罗艺术的;第2卷记载关于摩尼教的小画的检核;第3卷先载库车和吐鲁番地区佛教石窟建筑上样式的调查,其次把在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研究的成果公布于众;第4卷为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的复制版集及其说明书;第5卷,于前两地之外,把库木吐拉、森木撒姆等处石窟里发现的佛教艺术品,如雕像、木版画佛像、菱格画、供养画、木制雕刻等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这是雷库克有关龟兹石窟研究的最主要著作。

德国人写的其他有关龟兹石窟的重要著作有:雷库克的《中亚艺术史与文化史图说》(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雷库克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瓦尔德施密特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Gandhara, Kutscha, Turfan)等。

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进中国是在1902年,当时除大谷光瑞本人外,并有他的弟子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园四人。大谷光瑞经西伯利亚铁道转入中亚,越过葱岭,与本多惠隆、井上弘园两人转赴印度考察,而由渡边哲信、堀贤雄赴新疆的库车、吐鲁番、于阗等地调查,于1905年3月经陕西回国。第二次探险在1908年,当时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两人赴中亚地区考察,他们到了吐鲁番、库车、于阗、罗布淖尔和敦煌等地;第三次探险在1910年。橘瑞超经西伯利亚入新疆。1911年,大谷光瑞又派遣吉川小一郎到新疆。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入新疆,都到过库车。其中第一次之行所得,

多在库车周围石窟遗址发掘；第二次第三次之行所得，则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库车、于阗、罗布淖尔、敦煌的出土文书、文物等。

就在这三次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们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于1935年出版了《新西域记》。这两部书是他们西域“探险”成绩的总报告。

除此以外，直接或间接与龟兹石窟有关的著作还有渡边哲信的《西域画聚成》，大谷光瑞的《新疆省发现的部分经卷》，橘瑞超的《新疆探险记》，香川默识的《西域考古图谱》等。再就是他们发表了大量有关龟兹石窟的论文，有小野玄妙的《于阗及龟兹附近的古代文明》、《降魔成道图研究》、《古代中亚佛教艺术疑议》、《龟兹语的大光明王本生及其古壁画》、《古代新疆的艺术》等；羽田亨的《新疆发掘佛画片断》、《龟兹于阗之研究》等；羽溪了谛的《赫色勒窟院的佛教美术》、《赫色勒窟院佛教美术问题》等；松本荣一的《赫色勒壁画天部图》、《东洋古代美术所见之日月星辰》、《瓦尔德施密特著〈库车的吐火罗期艺术〉》、《龟兹壁画片断》、《龟兹壁画片断二图》、《龟兹古代壁画》、《西域式佛像画与东方工匠》等；三才笹吉的《库车地方的涅槃艺术》，石滨纯太郎的《格伦威德尔著〈古代库车〉》，寺本婉雅的《古龟兹国洞窟壁画与好城国佛教》，望月信成的《古代库车佛教美术》，中井宗太郎的《中亚绘画考察》，堂谷宪男的《瓦尔德施密特著〈健陀罗、库车、吐鲁番〉》，滨田的《东方艺术上之希腊印度影响》，松本文三郎的《佛教壁画》，和田新的《伊朗艺术遗址》，广岛敏雄的《赫色勒红窟洞》，藤枝晃的《雷库克：克孜尔千佛洞调查生活记略》，林平出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阿闍世王佛入灭感知图外二点》，泷精一的《新疆发掘的古画》，小森彦次的《中亚壁画》，矢吹庆辉的《库车附近克孜尔出土的壁画片断》，渡边海旭的《中亚探索与佛教艺术》，那波利贞的《库车克孜尔洞窟内的壁画》和《克孜尔发现的壁画鸭文锦花纹》，熊谷宣夫的《西域佛画的二三描法》，原